

都市言情

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，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，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。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，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。与此同时，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，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。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……

我抱着苍白如纸人的叶子下了楼梯

有三次，我自个儿去“钻石人间”溜达了溜达。我在楼上最隐蔽的一个位子趴着往下看，有时候能看到叶子在舞池里跳舞，杨柳小腰扭啊扭的。叶子的屁股是东方人少有的那种翘翘的屁股，用我一哥们的话说，就是“翘得能在上面摆一桌麻将”。

有一次她穿了件火红的低胸连衣裙，从楼上正好可以看到她裸露的雪白胸脯，绝对是让人喷血的风景。四下里看看，我可不想让别的男人也看到这道风光。让人失望的是像我一样往下看的男人还不少，唉，如今是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啊！真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披上。但我从没跟叶子说起过偷偷一个人去看她的事儿。

除了洗澡，那只浪琴表我就没摘过，后来从燕莎卖表的小姐那儿得知这表其实是防水的，索性连洗澡前摘表的工序也省略了。

这一天，我接到了叶子的电话。电话是在上午10点响的，我还说叶子今天起得够早了。叶子的声音有气无力，像是从遥远的天边飘过来的，她气息微弱地只说了一句：“来接我……豪丰别墅……C5。”我让的士司机等在门口，带着满腹的疑惑，按响了C5的门铃。

居然是小玉开的门！叶子躺在床上，她的脸色像床单一样白，没有任何光泽，嘴唇发紫。听见声音，叶子虚弱地睁开眼睛，她的眼睛竟然出奇地明亮！她冲我牵动了一下嘴角。而我，已经傻了！我抱着苍白如纸人的叶子下了楼梯，小玉在我们身后锁好门。

出租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，我扭头去看她们。叶子闭着眼睛，始终没说过一句话，小玉把她揽在怀里，伸手轻轻拂开了贴在叶子脸上的发丝。

进屋以后，我轻轻把叶子放在床上，生怕吵醒了她。粥熬好了。我把咸菜丝儿切成丁儿拌在白粥里。说实话，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做过这类家务事。我把叶子拥着坐起来，将一个枕头放在她背后，然后喂她喝粥……秋天的那个下午，我心爱的女人就在我怀里安静地睡。

夜里，每隔一个小时我就会从客厅的沙发上一跃而起，叶子睡觉轻得像只猫，我每次都是在不影响她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靠近她，直到听到她轻微的呼吸声才又躺回到沙发上。

我是上午9点半起来的。去超市里买了若干东西拎上了楼，其中包括一个中号砂锅

和一只乌鸡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下厨房。

我端了两碗鸡

蛋羹放在床边小茶几上，说：“叶子，我做了两碗鸡蛋羹，怕别的你吃不下去，可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，就做了一碗甜的、一碗咸的，你吃哪种？”叶子的眼泪就是在这个时候掉下来的。像珠子一样晶莹剔透。我一下子慌了手脚，我说：“别哭别哭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不是不吃鸡蛋吧？没哪儿疼吧？别哭别哭……你现在身体还这么虚弱，千万别哭，要不你想吃什么我去买，一会儿喝鸡汤也行啊……亲爱的别哭行吗？”叶子抓住我的手，说：“海涛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海涛？听到了吗？叶子省掉了前面那个“李”字！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“你知道为什么的！叶子，不说这些，先吃东西，要不没力气说话了。”其实我很想问问叶子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看着叶子柔弱的样子，我又不忍心现在问她。

他们对她这样的原因讳莫如深。后来才在叶子口中得知真相：

五天前，叶子接到了Andy的电话。Andy，男，55岁，原籍上海，现加拿大华侨。他在44岁时到加拿大继承了一大笔遗产，等他想好好享受一下人生和美女的时候，却痛心疾首地发现自己实在是无法从下半身来寻找欢乐了。于是回国，他只是喜欢看跳舞，并不会真正去做什么。

五天前的周末，叶子在傍晚时分接到老Andy的电话。老Andy约叶子在豪丰别墅见，说是朋友要开生日PARTY，并让叶子通知忆婷等几个女孩一起来。除了小云，五个女孩子在晚上10点10分按响了C5的门铃。别墅里一共有五个人，其中四个是男人：老Andy，台湾富商老妻，30余岁的香港娱乐圈名人Y和一个20岁出头的台湾小靓仔。

小靓仔给每人发了一颗摇头丸，想想都是自己姐们儿也难得，于是就只让他掰了半颗给自己。极贵的音响中传出了震耳的迪斯科音乐。叶子在音乐声中不由自主地摇着头，觉得渴。这时候有人用杯子碰了碰她，递给她一杯橙汁。叶子头也没抬，一饮而尽。之后就变成那样。他们为了自己不让她们送她去医院。

08



军民情深

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、气象万千的雪山、草原、湖泊，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，更有纯朴善良、忠厚热情、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。或许，这里是人间天堂，是灵魂的炼狱，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、生命极限的运动场。在这里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，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、英勇悲壮、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。

赵东明再也没有起来

胡伟强打眼一看，那条鱼有一两多重。急忙说：“快放了。这冰河的鱼没三几年时间长不到那么重，放了，放了。”“你看胡伟强，天上地下没有不知道的。”刘大刚对郭双喜说。“人家是西安郊区长大的。”郭双喜道，“见识多，又上过高中，要不，孙副指导员咋叫他机灵鬼呢。”

两个班长一个生在甘肃，一个籍贯河南。在三连，这两个省的兵加起来就有40多人，没事儿时总往一起凑。他俩也不例外，闲暇时间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“看，你看看，何玉一个裤头洗了恁长时间，肯定是‘跑马’了。”郭双喜嘻嘻笑着。

刘大刚只是抬眼看了看，何玉毕竟是他班里的战士。何玉确实是“跑马”了。他手上洗着裤头，嘴里念念有词。“孩儿啊孩儿啊慢些走，可别碰上大石头，不是你爹心肠狠，没娘的孩子难收留……”

在常青谷，有人喜欢热闹，也有人喜欢安静。九班班长杨留旺就一个人坐在坡顶。他两眼扫过河流，扫过红柳，扫过绿草茵茵的河坡，定定地注视着第四座烈士墓下长眠的赵东明。1968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、奇寒无比的夜晚，赵东明在瞭望哨上连着站了两班岗，第二天就高烧不退患了肺水肿。多站的一班岗，正是为杨留旺站的。杨留旺永远都会记得12月19日那个下雪的日子，正是这一天，他感冒了。巴托哨卡有个规定，凡是感冒患病的战士，一律不站营区哨和瞭望哨。杨留旺从连部卫生室拿了药，卫生员要向连里干部报告，他坚决阻止，说：“俺是才当兵几个月的新兵蛋子，就这点小感冒，又不发烧，不就是站一个小时哨吗，千万不要跟连里领导报告。”“这是连里规定……”杨留旺打断卫生员的话，说：“咱俩可是老乡，这点忙还不帮。”瞒过了连干部，但和杨留旺铺挨铺的赵东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临睡前他问：“你几点钟站哨？”“夜里12点。”杨留旺知道，赵东明站完岗就轮到自已了，便提醒说：“你早点给值班室打电话，让值班员叫我。”“放心睡吧。”说着，赵东明钻进被窝。

起床号叫醒了杨留旺。他起身一看，赵东明躺在旁边的被子里。“起床了，快起床出操了！”班长喊着。

赵东明再也没有起来，他被送到连部卫生室，一量体温39℃多，到了下午，赵东明病情明显加重，体温高达40℃，呼吸困难，胸闷

气塞，一咳嗽就吐带白色泡沫状的痰。“坏了。”

连部医生余秀山对卫生员说，“典型的高原肺水肿症状，准备吸氧挂吊瓶。”

吊针一连打了三天，赵东明的脸由紫变青又变成灰白，咳出的痰成了粉红色泡沫。杨留旺一有空闲就来到卫生室，焦急地询问：“他病情咋样了？”“要是高压氧舱就好了。”余秀山冒出这么一句。杨留旺听不懂，卫生员一脸无奈、一脸茫然。

第五天夜里，赵东明19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杨留旺号啕大哭起来。那一夜，赵东明没有让值班员叫醒杨留旺，他接连站了两班岗。瞭望哨设在营房后的山顶上，虽然四面玻璃门、玻璃窗密闭，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天气，山顶上风力更大，气温更低。戴上皮帽子、穿上皮大衣、蹬上羊毛毡筒，“全副武装”站上一小时，人就像掉进冰窖里。更何况，上下瞭望哨都要顶风冒雪走20分钟的山路。瞭望哨一冻，钢钉样刺人的寒风一刮，赵东明浑身打起了哆嗦。

暑来寒往，一晃三年半过去了。杨留旺成了即将服役四年的老战士。今年该复员了？他产生了退役的念头，21岁当兵至今已25岁了。在湖北的一个山村里，父母、弟弟还有妻子在等着他。前几天团长带来的11封信，有8封都是弟弟写的。信中说妻子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不和睦，从生气升级为吵架，回娘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。他担心啊，担心老人，担心妻子，担心整个家。

可是，他又不愿离开巴托哨卡。他有一个心结，总认为赵东明是替他死的。他总爱回想那个挥之不去的日子，他感冒了，还有点轻微咳嗽，那么冷的天站一个小时的岗，来回又得走40分钟，得肺水肿的可能就是他。还有那个卫生员，为这事受了处分，第二年就让他复员了。离开哨卡的前一天晚上，卫生员找到他抱头痛哭。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“你说，我不多干几年能离开哨卡吗？！”他扪心自问，下定了坚守哨卡的决心。

不知什么时间，马前进也来到了常青谷，他和这个打过招呼，又和那个唠上几句，虽说来三连只短短四天，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姓名、相貌已印在他的脑海里。“指导员，找人啦？”胡伟强走过来问。



18